

抗美援朝獨幕劇選

天津市戲劇曲藝工作者協會
戲曲編導研究委員會編

大眾書店印行

(2)

PDG

目 錄

已 伏深似海	黎 石 (1)
已 祖國的孩子和母親	會 卓 (10)
已 航行如意	王昌定 (24)
已 朝鮮女兒	邢 集 (35)
已 英雄好漢	羅 荻 (50)

仇 深 似 海

黎 石

時間 國民黨蔣匪幫統治時期。

地點 天津郊區。

人物 傑 克——美國兵。(傑)

湯 姆——美國兵。(湯)

小黑子——不足十歲的小孩子。(黑)

桂 貞——小黑子的母親。(桂)

趙老大——小黑子的父親，失業工人。(大)

趙 母——小黑子的祖母。(母)

佈景 趙老大的家，在郊區的一條公路旁邊，距離美軍營盤不遠。舞台正中靠左面是趙老大家的門，兩邊是公路的兩端。幕啓時，趙母和桂貞坐在屋門口矮凳上做女活，替人家幫機底補衣服。夕陽已經西斜，天邊不時有幾聲鴉叫。

母 (停止做活) 唉，老大怎麼還不回來呀，不曉得今天擠得着麼？

桂 (也停止做活) 媽，我想今天一定會擠上的！

母 老大已經這些天沒有活幹了，物價又天天漲，這日子真難過。桂貞，我看今天老大回來，你好好給他說說，不要天天去擠救濟粉了，天天去擠救濟粉，擠了半天常常還是空着手回來，把找事的時間倒給就誤了。

桂 媽，你說得對是對，不過他到處都去求過人了，但是，現在處處都在下人，找事實在不容易，閒着沒有事，能買點便宜的救濟粉，總比不買強一些。

母 不過這兩天都是空着手回來，白白地就誤時光，……唉，這

叫什麼年代啊！

桂 媽，不要愁，老大找着活幹了，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。

母 但是，誰知那一天才能找着活幹呢？我看……唉……

桂 （有意岔開趙母的話）唉，媽，你說老美在這正鬧糧荒的時候，配售給咱們救濟粉，對咱們可真不錯呀！

母 誰知道是怎樣一回事，一面是糧價天天漲，工人沒活幹，一面又來配售一點救濟糧，天天去擠都落空，這年頭我真不懂！至於老美，我更猜不透，聽說他們到處糟塌咱們中國人，汽車到處撞死人，強姦女人，誰知他們存的是什麼心！唉……

（小黑子提着一個小筐上，筐裏盛着煤渣，一隻手裏拿一大把香煙頭。）

黑 （跑到桂貞跟前）媽！咱們做晚飯了吧？

桂 黑子，你回來了，肚子餓了是不是？好，媽就要去做飯了，你把煤渣先拿進屋裏去吧！

黑 （舉起一手給桂貞看）媽，你看我又給爸爸拾了這樣多香煙頭！

母 好小子，這麼愛你爸爸，有你給他拾煙頭，你爸爸可不愁買香煙的錢了！

黑 奶奶！你看我這裏頭還有好些老美的煙頭哩！爸爸說老美的煙好，我就老跟着老美，拾他們的煙頭！

母 得了，得了，別丑表功了，回頭你爸爸找着事了，叫他多給你買點糖吃吃！快把東西放到屋裏去，去看看你爸爸買着救濟粉沒有，要還沒有買着，就叫他別老等了，叫他快回來。

黑 好！（提筐入門下，很快地又上）奶奶，媽，我找爸爸去了！

桂 你們快點回來，要吃晚飯啦！

黑 好，媽！（由右下）

母 小黑子，可真是一個好孩子！

桂 就是有些野，爲了拾煤渣，給他爸爸拾烟頭，他可到處都跑
得去哩！

母 野一點也好，現在這個世道，像他爸爸那樣規矩，找飯吃是
不容易的！不過，桂貞，俗話說從小看大，小黑子這孩子
的心眼可真不壞呀！天天總要拾回來那麼多煤渣，還給他爸爸
拾回來一大堆香烟頭，這可不是沒有出息的孩子呀！桂貞，
你要好好待他阿！

桂 媽！說起來，小黑子這孩子，可真有些心眼哩！我想等他爹
找着活幹了，我們便把小黑子送去唸唸書！

母 對，桂貞，一定得唸唸書。

（趙老大頓唐地、沒精打采地，由右上，手裏拿着一個空口
袋。）

母 （抬頭見老大）老大，你回來哪，怎麼？又沒擠上麼？

大 等了半天，前邊只有四五個人，看看快買着了，可是他們又
說賣完了。

母 我看，算了，不用再白費勁了，你還是多去活動活動，找點
活幹吧！

桂 媽，不早了，該做晚飯了，咱們屋裏去說吧！

母 唉，這叫什麼日子啊！（拾起矮凳下）

桂 老大，怎麼，小黑子呢？剛才叫他找你來着。

大 沒有看見，這孩子不曉得又野到那兒去了，我找他去。

桂 得了，得了，屋裏歇會去吧！回頭飯好了我再去找他。（兩
人由屋門下）

（這時台上很清靜，天色漸晚，空中一陣鴉叫，忽然兩聲槍
響，老鴉一陣亂飛亂叫。傑克手持酒瓶醉得東倒西歪由右
上，湯姆手持短槍踉踉蹌蹌地跟上。）

傑 我說，湯姆，叫你別丟人了你偏要丟人，怎樣？他媽的，放
了兩槍，那麼多老鴉連一個也打不下來！

湯 傑克，你先別瞧不起人，看我再打一槍給你看看。（舉槍欲

射)

傑 得了，得了，我的湯姆老兄，你的槍法我不止一次領過教了。誰不知道，你打三五步以內的靶子是百發百中的！

湯 (生氣，舉槍向傑克鼻頭)他媽的，小子，別譏笑人，看我打你的鼻子，準打不到你的眼睛上去。

傑 當然囉，這還有什麼問題，你看，你的槍尖距我的鼻子不是還不到一步遠麼？沒有問題，噫，沒有問題！

湯 (氣極)他媽的，傑克，你再用這種語調，我可揍你哪！
(舉拳擊傑)

傑 (攔住湯姆拳頭)啊哈，小子，我看你的拳頭也跟你的槍法差不多吧！(拋開湯的拳頭)得了，得了，別開玩笑了！我還是講那個小姑娘的事給你聽罷！

湯 (無可奈何地)又是你那些臭娘們的事，說吧，說吧！(放槍入袋，掏出烟來抽，傑克同時向湯姆要了一支烟)

傑 咳，剛才說到那兒哪？(喝酒)

湯 誰知道你說到那兒哪！(奪過酒瓶來猛烈地喝了一口)

傑 啊，想起來了，想起來了，湯姆，唉，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我把那個小姑娘弄上了樓，他一直大哭大嚷，但是有什麼用呢！她在我的手裏，簡直就是一隻小雞！

湯 (喝酒，抽烟)噫！小雞。

傑 湯姆，你猜她幾歲，她才十五歲，多年輕呀！哎呀！真開心，她那圓溜溜的眼睛，她那滿眼的淚珠兒，她那戰抖的身體……

湯 得啦，得啦，他媽的！看你玩一個女人簡直和做詩一樣斯文！我麼，是個痛快人，只要想玩女人了，就是不管他媽的在什麼地方，也不管老太婆還是小女孩，總之一句話，只要是女人，我便拉過來就玩。

傑 (止住他)湯姆，算了吧，別再丟人了，走吧！(擲去烟頭)

(小黑子上，一手持一把烟頭，看見傑克拋了烟頭，趕上前去拾起來。)

傑 哈囉，Little boy！(開玩笑地)

黑 老美，頂好，頂好！(天真地笑)

傑 湯姆，把你的煙頭擲給他，咱們走吧！

湯 小孩兒，你要這個麼？(伸手舉煙頭，又縮回)

黑 (注視煙頭)頂好，老美！嘻……

湯 (開玩笑地)你告訴我那兒有女人，我就給你！

(小黑子莫明其妙，仍注視湯的煙頭。)

湯 蠢貨，蠢貨，怎麼不說話呀？

傑 得了，得了，別跟這小孩子開玩笑了吧！

湯 (抽煙，然後把煙頭很神氣地擲過去)他媽的，蠢貨！

(小黑子急欲去拾煙頭。)

湯 噠！不准拾，蠢東西，那兒有女人也不知道，嘿，嘿，嘿，回頭你要拾我可拿槍打你哪，哈哈！(掏槍)

(小黑子，欲拾又止，向着湯姆傻笑。)

傑 又來了，又要試槍法麼？不要說老鴉，我看他媽的，你就連小孩這樣遠也是打不準的！算了吧！走走走！

湯 (怒)他媽的，你簡直是太瞧不起人了，你瞧，我打他的鼻子！(射擊。小黑子趁他倆說話時，要拾起煙頭回家，正要走，槍聲一響，應聲慘叫而倒。)

湯 瞧見了沒有？

傑 什麼瞧見沒有；你去看看是打中的鼻子麼？

湯 瞧去！(拉傑克至小黑子屍旁)

傑 (邊走邊說)他媽的，我看你是不當而丟人不舒服的！

(桂貞在幕後叫：「小黑子，回家吃飯了！老大，剛才一聲槍響，你出去看看吧！」隨着聲音上。)

桂 小黑子，小黑子！(見傑、湯，征住)

傑 你瞧，他媽的，槍子不聽你命令吧，它偏要從胸膛穿進去。

湯 他媽的，洩氣！

桂 （見小黑子死屍）啊！怎麼回事呀？（撲向小黑子跟前）怎麼回事呀！

傑 咱們湯姆老兄試試他的槍法，看看是不是能打中他的鼻子，槍子偏偏從他胸膛穿進去！

桂 什麼試試槍法，啊呀，我的小黑子呀！（撫屍）小黑子！小黑子！小黑子！（大哭）你們為什麼要打死他呀！
（傑克、湯姆擠眉弄眼。）

湯 喂，傑克，我說，咱們今晚不用多費事了吧？

傑 行，行！（擠眉）

湯 喂，這是你的兒子麼？

桂 是呀，你們為什麼要打死她呀？

傑 喂，死一個小孩有什麼關係，咱們賠你點錢吧！

桂 誰要你們的錢，我的天呀！你們為什麼要打死他呀！

湯 啊！不要錢，大概是要兒子吧！傑克，咱們跟她養個兒子好了！

桂 （驚覺）啊呀！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，快來呀！他們打死小黑子了！啊……

傑 對，咱給她養個兒子！

湯 咱們白種人和你們黃種人配合起來，養的兒子可漂亮哩！
（拖桂貞欲吻）

桂 （打湯姆，掙扎，急呼）老大，老大，美國兵，美國兵打死了小黑子！

（趙老大上，湯傑拉桂貞欲從右下，老大急去搶救。）

大 你們這是為什麼呀？你們這是為什麼呀！

桂 老大，他們打死了小黑子！

大 你們，你們，行兇哪！（急呼）救人哪，美國兵打死人哪！
（罵）你們這些畜生，還有天理麼！（追去救桂貞）

（湯姆、傑克連把老大數次打翻在地上，傑克拖桂貞下，桂

貞呼救聲到幕後漸微弱。趙母上。)

湯 (拿槍對老大) 豬獃，你要再來我可打死你耶！(勝利微笑地走下)

母 天哪，這是怎麼回事呀！(走至趙老大身邊)
(趙老大在地上呻吟。)

母 老大，老大……

大 (逐漸醒來) 啊！媽，他們走哪！媽，美國兵，打死了小黑子，搶走了桂貞，你等着，我追去。(匆下)
(天色已晚，吹着淒厲的晚風。)

母 老大，老大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！(默念) 美國兵打死了小黑子，搶走了桂貞，(大聲) 美國兵，打死了小黑子，搶走了桂貞，(醒悟) 啊呀，我的孫兒呀，我的媳婦呀，黑子，黑子，你在那兒哪！(撲撲顛顛地撲到小黑子身旁) 小黑子，我的孫子，我的乖孩子呀！美國兵，美國兵，為什麼要打死你呀！黑子，黑子，你說話呀！(抱起小黑子屍體) 黑子，你叫聲奶奶吧！我的心肝，你怎麼不說話呀！奶奶在叫你呀，(兩眼發直，呆立台中，過一回兒又淒慘地哭起來) 黑子，黑子，你在哪兒呀！奶奶在叫你，你聽見嗎？……(又呆立一回，口中就默念着桂貞桂貞) 啊啊！桂貞，我的好媳婦，美國兵，搶走了，搶走了！這不是做夢吧？桂貞，媳婦，我的好媳婦呀！……完了，完了，我們這一家子人就這樣完了嗎？(忽然覺得害怕起來) 老大，老大，你在那兒呀？你不能再出事呀，你要有三長兩短，我去靠誰呀！老大，老大，你快回來吧！(像游魂似的在台上來回游蕩，口裏來回呼喚着桂貞，孫兒，媳婦，老大……聲音萬分淒厲。台上燈光，一陣黑暗後，照出淒涼的青光，趙母依然在聲嘶力竭地呼喚。小黑子屍體已移置台中。)

大 (狼狽上，行動困難，見趙母，跪在她跟前) 媽！(大哭) 媽！我們完了……啊……

母 兒呀！你回來了！啊……（大哭，見老大大驚）你怎麼哪？

大 （撲向小黑子屍體）兒呀！你就這樣白白地把命丟在美國兵的手裏了呀！啊……

母 老大，桂貞呢？

大 媽！（站起來）別提了，他媽的，美國兵，簡直不是人，媽！我找到美國兵營去，他們衛兵擋住我，說我故意搗蛋，好幾個人把我打了一頓，把我趕走，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搶走了桂貞。媽！他們好狠呀！把我打得快走不回來了！

母 老大，那怎麼辦呢？這些畜生，簡直喪盡天良了！

大 媽，後來我到警察局去報了案，請他們給我申冤。

母 對，老大，我們要申冤！

大 媽，你不明白，我過去也不明白，警察局是站在人家美國人那邊的，他們原來是美國人的走狗呀！他們只有欺侮咱們小百姓，那兒敢惹洋人。我等了他們半天，他們說打死小黑子的事是有的，不過那是美國兵的搶走火誤傷，美國兵願賠五塊美金。

母 五塊美金！五塊美金就要買我小黑子一條命麼？不行，老大，不能要他們的錢，我們要命啊！

大 媽，對，我沒有要，可是警察強迫我要，我不曉得那兒來的勇氣，我向他們說：不行，我要申冤！我就走了，他媽的，警察局的一個官兒却說：「趙老大，要不要錢在你，但你可不能把這事傳出去，不然，對你是不利的！」媽！媽！他們打死了人，搶走了人，還不叫我們嚷，這叫什麼世界啊！

母 老大，桂貞嘞？

大 媽，美國兵不承認搶過，警察局還懷疑我報假案，說我是想詐美國人的錢！啊！桂貞到現在是一點下落也沒有，不曉得被他們糟踏成什麼樣子了！啊！桂貞呀……

母 詐他們的錢，天啊！這還是有王法的世界麼？老大，我看透

了他們，美國兵、國民黨、蔣介石、警察局，天哪！沒有一個好東西，沒有一個好東西！老大，再不要去買他們的救濟麵了，美國兵，美帝是我們的仇人！

大媽！你說得對，我也正在這樣想，我過去是太信他們了，受他們的騙，媽！如今我們小百姓是沒有娘管的孤兒啊！媽！我過去是規矩人，現在我可想殺人哪！我要殺死這些美國兵！

母老大，我們要申冤哪，要申冤啊！

大媽，到那兒去申冤，誰能替我們申冤哪！

母難道就這樣完了麼！啊！申冤也沒有地方了，我的孫子就這樣白白的死了，桂貞就這樣完了麼！不行，不行，老大，要申冤，要申冤，天哪！申冤哪！（愈說愈急，忽然喉中哽塞住了，不說話，兩眼發直）

大媽！（大驚）媽！你怎麼哪？你怎麼哪！

母（漸漸緩過氣來，但兩眼仍呆視，口中喃喃地叫小黑子，桂貞）小黑子，桂貞，我的乖孫子，我的好媳婦，你們在哪兒呀？五塊美金，一條人命！沒有搶，沒有搶，（半瘋狂地）不要錢，要命，要命！要我的媳婦哪！

大媽！媽……

母殺人要償命，殺人要償命！（瘋狂急呼）我的孫兒呀？我的媳婦呀！桂貞呀！天呀！美國兵，千刀殺萬刀刮，美國兵，殺呀！殺呀！殺死這些畜生，殺死這些野獸，美國兵，叫你們不得好死！死盡死絕！死盡死絕！（瘋狂亂轉）小黑子，小黑子，奶奶在叫你！桂貞，桂貞，你們在哪兒呀！老大，老大，你在那兒呀？

大媽，媽！你怎麼哪？我在這兒，我在這兒！媽！

母老大，老大，殺，殺死美國兵，殺死這羣畜生！（嘶啞地）殺盡殺絕！天殺的美國兵，死盡死絕……啊……（昏倒過去）

大媽！啊……（撫母身痛哭，沉默一會，昂然站起大叫）我要報仇！我要報仇！

——幕急落

祖國的孩子和母親

曾 卓

時間 一九五〇年冬天。

地點 某大城市。

人物 江文敏。(敏)

她的三叔。(叔)

她的母親。(母)

佈景 一個普通家庭的客廳。佈置很樸素。有二門，一通室外，一通臥房。

幕啓 冬天的黃昏，窗關着。室內沒有開燈。三叔坐在一盆炭火的前面，炭火映紅了他的臉。他的額前有着深深的皺紋，看上去，他已過了四十，其實不過三十五六歲。他在一家工廠裏當工程師。他是沉默的，歡喜深思的人，但有時候，也會非常激動。寂靜。可以聽見房外大風吹過的聲音，和小販的叫賣聲。

片刻後，有一個清脆的聲音在喊着：「媽，媽！」通室外的門開了，走進來江文敏。她穿着藍布棉制服，圍着紅色的圍巾。她是某大學的學生，年輕，純潔，熱情。

敏 媽，媽，哥哥來了信。(熟練地打開門邊的開關，室內燈亮了)呵，三叔，你們工廠下班了。媽呢？

叔 你母親這幾天不大舒服，在房裏躺着。

敏 (關切地)怎麼，媽病啦？(走向通內室的門)媽！

叔 你別喊，她正睡着了。一點小病，不要緊的。來，你先烤烤火。

敏（喜悅地）三叔，哥哥來了信。

叔 寫給你的？——他不是有一兩個月沒寫信來了？

敏 可不是，我寫了三封信他都沒有回我。這是她寫給媽的信。
我剛才進門，正遇上郵差。（拆信）

叔 今天不是星期六，你怎麼從學校回來啦？

敏 我——（遲疑了一下），我有點事。

叔 政府號召青年學生參加軍事幹部學校，這幾天你們學校裏很緊張吧？

敏 當然，同學們都狂熱得不得了，……（將拆開但還沒有看的信放在桌上，興奮地）三叔，媽不在，我正要找你商量一件事。

叔（微笑）你好像有很重要的話要和我談似的。

敏 我……（試探地）我想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。

叔（不動聲色，低頭弄火）呵。

敏（忍不住）我已經報名了。

叔（笑）那你還和我商量什麼？

敏（注視對方的表情）那你覺得……

叔（一直在微笑）你的三叔還不會落後到要扯住你的腿吧。我原就想到你會報名的。

敏（喜悅地）我知道你會這樣的，好三叔。本來我想先告訴母親，告訴你，然後我再報名的。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。你不知道政府的號召下來後，同學們興奮得成了一個什麼樣子！我們中文系報名的已佔了一大半，有許多情景真令人感動。（略頓）我又是一個團員，當然不能夠……

叔（點頭）你是對的。不過——（緩慢地）我想你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吧？

敏（不滿地）我不是小孩子，三叔。

叔 你仔細地考慮過這件事情了嗎？

敏 當然，我想了兩天。開始時我還有些猶豫。我剛進大學，這

麼好的學習環境我實在不願離開；又想到我是學文學的，軍事幹部學校會不適合我的興趣；也想到家，想到母親……但是，後來我覺得我這些想法都錯了！

叔（爲了測驗一下自己心愛的姪女）你怎麼感到那些想法是錯誤的呢？

敏（不自覺地用了講演語調）我這些考慮都還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的，我在個人的利益中忘記了國家的利益，沒有把個人的利益服從國家的利益。沒有想到，一切首先應該考慮到的是祖國和人民的需要……

叔（打斷她的話，故意地）這些話都是從你自己內心說出來的嗎？

敏（誠懇地）這些話我原來就知道，但是，只有在這幾天，當我考慮是不是應該參加軍事幹部學校，爲這個問題煩惱、痛苦的時候，當我聽過一些報告，看到了有些同學那種對國家熱愛的精神，我才感到這幾句話的真正的重量，和它真正的意義。

叔（按壓着自己的欣喜，用着誠摯的語調）說得好，文敏。有許多話，我們口頭上常常說，事實上恐怕我們還沒有瞭解。有一些話，要真正地理解它的意義是並不容易的。（轉換了語調，故意用玩笑的語調來掩蓋自己內心的某些感觸）你三叔過去就犯了只會說不能做的知識分子的毛病。我，（微笑）我今天應該向你學習。

敏（不滿）三叔，你別拿我尋開心。（略頓）說真的，三叔，解放後，你不教書，到工廠當了這一年多的工程師，我覺得你年青多了。

叔（搖搖頭，笑了一下，點燃一支煙）

敏（突然）你說，三叔，媽會不會同意？

叔 什麼？

敏 我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事。

叔 你怕你母親不答應？

敏 我有點就心。我知道母親是一個堅強的人，自從爸爸去世以後，這麼多年，她都一個人撐過來了。但是，（焦慮地）媽年紀大了，大哥在北京工作，身邊就我一個人。今年暑假，我來不及告訴母親，到一個同學家去玩了兩天，回來，她已經急病了。這一次，我可不是走兩天、三天的。（略頓，迫切地）三叔，你看母親會不會攔着我？

叔 （點頭，緩慢地）我想你母親會同意你的，她不是一般的中國家庭婦女。我知道，她在大學唸書的時候，也是很活躍、很進步的分子。和你父親結婚以後，她也幫你父親做了很多革命工作。

敏 （得到了支援，興奮地）是的，我也相信媽不會阻攔我的。有好些父親、母親都鼓勵他們的孩子。（誠摯地）只要媽點一下頭，我就可以高高興興地走了。（衝動地）我這就和媽說去。

叔 （阻止）等一下，你還是應該考慮一下怎樣向你母親開口。你是她最心愛的女兒，你要走，她不會不感到難過。而且，你哥哥又在北京，她一個人，……

敏 （興奮走去）那麼，三叔，……（突然）我還忘了看大哥的信。（從桌上取信閱讀，驚喜地）三叔，你看！

叔 什麼？

敏 （大聲地）大哥到朝鮮去了！

叔 （驚異，但還是用着平穩的語氣）已經到了朝鮮？

敏 （喜悅地）是的，他兩個月以前就參加了援朝志願軍。——嘿，難怪他這麼久沒有來信！（突然向通內室的門跑去，大聲地）媽，媽！

叔 （制止）你先別喊。（略頓）文敏，這樣，我看你的問題就比較困難了！

敏 爲什麼呢？（焦灼地）你說媽不會答應我？

叔（點頭）是的，我恐怕你母親——

（通臥室的門開了，文敏的母親走進。她四十一二歲，十多年來痛苦的生活使她顯得比她的年齡略為蒼老。她曾經遭受過精神上沉重的打擊，感情很脆弱，但由於嫺居很久，她已習慣於不將感情流露出來。在人們的感覺上，這種被壓制着的感情是更豐滿、更沉重的。——她端莊、沉靜。現在正在病中，臉色微微有些蒼白。用遲緩的步子走進來。）

叔 大嫂，你怎麼起來了？（在下面這一場戲中，他一直坐着，抽着煙，注意地聽着母女間的對話）

敏 媽！

母（向三叔）睡久了，頭就昏，起來坐坐還好一點。（向敏）你怎麼今天回來了？（微笑着輕輕地斥責）在裏面就聽見你大吵大嚷的！

敏（陪笑）吵着你啦，媽！（關切地）你怎麼不舒服，媽？

母（淡淡地）老毛病，過兩天也就好了。給我倒杯水；我要吃藥。

敏（走去倒水）媽，哥哥來了信。

母（喜悅地）啊，信呢？（接過女兒送過來的茶杯）前兩天我讓人送到學校去的棉鞋，你收到了沒有？

敏（抬一抬腳）你看，這不是，媽。

母 合適嗎？我來看看，（敏走前一步）這前面還是淺了一點。（慈愛地看着亭亭玉立的女兒，感到喜悅，突然發覺——）文敏，你裏面沒有穿毛衣？

敏 我不冷。

母 你的手給我。（握住女兒的手，愛護地責備）手這麼涼，還不冷，明天一定記着加上。

敏（不願意母親這樣將她當小孩子，轉換話頭）媽，我想和你談一件事情。

母（注意地看着女兒，有一道陰影突然掠過她臉上）啊——你

慢點說，先把你哥哥來的信唸給我聽聽。

敏 媽，哥哥這封信你一定會奇怪的。

母 （露出微笑）他又胡扯了些什麼鬼話？

敏 媽，你聽着。（唸）「母親：也許你會感到意外，我現在給你寫信的地方，是在朝鮮的一個小村莊裏，……」

母 （驚異地）什麼，在那兒？

敏 （注意着母親的表情）在朝鮮。

母 在朝朝？（壓制自己的激動）啊，好，你唸下去。

敏 （繼續唸，感染到母親的心情，聲音微微顫抖）「我已經在兩個月之前參加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軍。在事先，我沒有徵求您的同意；到這邊來後，又因為太忙，而且常常流動，一直拖延到現在才給您寫這封短信。但是，我知道您不會責備您的孩子的……」

母 （苦笑，低沉地、回聲似地）責備？

敏 （繼續唸）「因為，我是在爲了祖國戰鬥，爲了真理戰鬥。我平安，不要掛念我。我覺得我從來沒有生活得這樣充實！這樣愉快……」

母 （按壓不住自己的激動，高聲地）不要唸下去了。

（文敏和三叔都注視着母親。母親不動地坐着。寂靜中可以聽見大風在屋頂上吹過的聲音。）

母 （醒過來，想緩和一下自己所造成的這種令人痛苦的靜默，勉強的微笑，但還是不能自己地用了沉痛的聲音）他三叔，你看，十年，二十年，孩子長大了，能够遠走高飛了。（略頓）文敏！

敏 （低聲，痛苦地）媽。

母 （親切地）過來！

敏 （走進一步）媽。

母 （微笑，聲音顫抖）你剛才說要和我談什麼？我想——（略頓，微笑）你不該也有什麼事情要使你母親感到意外吧？